

日據時期同化於文明的能高團棒球

迪魯·法納奧*、楊昌斌**

摘 要

日治時期臺灣在 1919 年始享有一視同仁教育機會下，學習近代化身體活動，統治者目的在讓臺灣人學習文明化棒球運動，達到近代化文明的境界。最終目的在於文明化的塑造，達成同化於文明的統治理想目標。

本研究在探討 1895-1926 年，日本同化政策與能高團棒球組成的意圖。經由相關書籍、論文、報紙等，資料進行分析描述。研究結論如下：日據時期能高團棒球的成立具有宣示同化教化的意圖；日本人棒球運動的傳授，促使東部原住民棒球隊伍相繼成立並熱絡參與棒球競賽；棒球運動技能學習成效及表現，能高團展現了無比的運動天賦、鬥志、毅力，獲得佳績；文明化運動的接觸開始棒球紮根的機會，原住民優異的棒球運動能力，提供了原住民思考未來職業的選項。最後，透過資料分析描述，呈現日據時期同化意圖與能高團的歷史成就，讓遺忘中的能高團棒球再度被受重視與肯定。

關鍵字：文化、傳統身體活動、阿美族

*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博士班

**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副教授

The No Ko Baseball Assimilated to Culture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Dilw Fanaw* 、 Chung-Bing Yang**

Abstract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aiwan did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until 1919. The ruler's ambition was to let Taiwanese learn civilization baseball to reach the state of recent civilization. The final goal was to mold the civilization and to get to the ideal goal of the rule to assimilate to the culture.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ntention of Japanese assimilated policy toward the forming of No Ko Baseball Team from 1895—1926. It is analyzed and described with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related books, essays and pap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is as follows: The baseball tea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had the intention to declare the assimilation. Such initiation of the baseball skills drove the eastern aboriginals baseball teams set up one after another and encouraged them to take part in the baseball contests fervently. No Ko team showed the incomparable talents, morale and willpower in learning baseball skills effects to obtain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Civilized contact in sports opened up the opportunity to root the baseball sports. Aboriginals excellent baseball ability offered them different choices to think about the possibilities of future occupations. In the end,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to analyze and describe, it shows the intentions of assimilation in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No Ko Baseball Team. Therefore the left-behind No Ko baseball Team can be valued and affirmed again.

Keywords: Culture, Tradi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Amis Tribe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Human Potentials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Kines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壹、緒論

清朝割讓台灣的第三、四次談判會議時李鴻章曾曰：台灣除住強悍之潮、惠、漳、泉移民外，另住有佔台灣十分之六餘土地之化外原住民。¹化外之意，乃非政權管轄所及之地，意即非屬其治理版圖。1895年原住民在非自主意願下，被迫接受日本殖民統治。殖民過程採取各類的理蕃（原住民）策略，其中之一的對策是以同化思維進行原住民控制及管理，藉由教育、身體活動規劃進行改造原住民的教化意圖。

臺灣原住民歷經歷任總督的理蕃（原住民）政策，制定各個不同階段的管理方式。在教育的實行上，主要的目的是在培養忠於日本國的臣民²。台灣原住民因社會文化的不同難察覺日人的意圖，因國家的形態並未成形而無法抗拒，致使日人輕易的將文明教育植入。

就同化政策而言，主要以矢內原忠雄所言同化政策的定義是把殖民地統治當作本國施政的延長，實施與母國同一法律經濟社會制度也賦予當地居民平等待遇。³矢內原忠雄研究所提出的論著，為日後研究台灣同化相關議題不得不做為引用依據。一視同仁遂成為展開執行教育，達成同化意圖的基礎手段。教育被日人視為推行同化的基本措施，經由教育內容的規劃，制定了蕃童（原住民）教育意見書，規範學習的內容。意見書的內容規劃教授國語（日本語）、算術、修身及農業、手工藝等科目，其他有體操課程教授變相的軍事操練課程。⁴這些科目有助於將日式生活文化，植入原住民的社會文化。教育內容著重於日本語的推行，主要功能在培養翻譯及政策宣導人才，同時刻意栽培原住民特定之青年，作為殖民者的代言與協助殖民同化的政策。在1895年（明治二八年）10月22日設立國語傳習所的目的報告書中提到「凡欲得國必先得民，欲得民必先得人民心，如欲得人心，必須藉助人我思

¹ 臺灣總都府警察本編署 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編（原名：理蕃至搞）》頁1。

² 陳培豐，《同化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文化的認同》（台北市：麥田出版）2006，頁25。

³ 轉引自陳培豐，《同化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認同》，2006年，頁26。

⁴ 藤井至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頁271。

想溝通的言語力量。……設置國語傳習所的目的就是要讓臺灣人學習日語，以謀求施政上的便利，進而尊定教化工作的基礎」。⁵因此首要手段必須推行語言，經由相同語進行文化意識的灌輸。教化政策的成效似乎仍無法達到丸井所謂：「教育方法得宜，不久的未來，能使此十二萬人改造為純然的大和民族」的願景。⁶即便是建構語言教育的同化異族美夢，在原住民文化主體上破壞，強行植入大和民族的文化下仍舊無法充分達成同化的目的。因此身體的形塑在同化策略上被運用，利用運動項目進行身體規範，實質進行精神意識的改造。

就棒球運動而言，棒球運動著眼的身體操控，同時著重於意識形態的灌輸。而身體是否是被支配的主體？舉例而言江口良三郎於 1925 年得到有利的支援後擴大到內地遠征的意圖前提下，⁷將能高團帶往內地比賽，被解釋為日本內地觀眾對台灣教化及棒球身體規訓成效的檢視。另外 1923 年東宮太子台灣行程，參觀 4 月 24 日本島運動會時運動場上整齊劃一體操表演者的身體，被解釋為天皇對殖民地身體規律訓練成果的驗收。⁸體操科的實行便被賦予形塑意識的意義，而棒球運動的植入具有相同的目的和意義。1921 年能高團棒球隊成立，確實讓原住民體驗不同於傳統運動的項目，在學習的過程中原住民運用天賦的體能，輕易學習日人傳入之棒球運動，唯不自覺的掉入日人同化的陷阱中。原住民能在棒球學習的短短時間內，將棒球運動精神及技能發揮淋漓盡致，讓日人觀看能高團表現時由同情轉為激賞。⁹棒球運動的學習與競賽多少轉移了原住民對日人管理控制上的不滿情緒，減少了原住民對日人的抗爭事件。日據時期原住民如何在同化政策推行下，開始學習棒球又如何將棒球運動發揮的淋漓盡致，在島內、外獲得佳績，引發研究者的動機。研究目的在讓臺灣人學習文明化的棒球運動，達到近代化文明的境界。同時藉文明化的科

⁵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昭和 14 年），頁 166。

⁶ 丸井圭治郎，《撫蕃二關スル書，蕃童教育意見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1914 年，頁 6。

⁷ 東台灣研究會編《東台灣研究叢書（一）》，台北：成文（復刻發行），1985 年（1923），頁 12。

⁸ 若林正文〈1923 東宮台灣行啟「內地延長主義」〉，《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系，1993）頁 45-74。

⁹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台灣日日新報社，1932（昭和 7）年，頁 262。

學教育，達成同化於文明的治理統治理想目標。研究採歷史研究法，相關書籍、報紙、論文等，資料蒐集方法進行探討。依據史料的性質提出體現事件的過程與意義，驗證分析概念與史料間的關係。本文研究的意義下理解同化於文明的開展，藉以建構棒球運動的過程、意圖與目的。換言之，研究方法藉由官方報紙、書籍、論文等分析同化於文明的棒球運動的建構過程及意義，建立統治者的同化意圖。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在能高團棒球隊組成及榮耀，進而使日人在棒球場上接納原住民。其次，日據時期同化策略與棒球植入的關係。能高團棒球的成就，少有學者從棒球運動探討同化策略的意圖。本研究嘗試從歷史的脈絡中，尋找同化策略何以運用棒球進行同化原住民的跡象，而原住民更在習得棒球技能後獲得榮耀。希望藉由歷史將遺忘中的能高團棒球事跡及殖民統治者的意圖呈現，瞭解其真相激勵台灣棒球是本研究的重要性。本研究的限制在於史料缺乏，盡可能的完整呈現相關史實。

貳、文明化的身體活動

傳統的原住民身體活動，依祭儀呈現不同的祭祀活動，而這些活動大多透過身體活動的方式，虔誠的表達對大自然界的敬仰。原住民不同的族群表現不同的祭儀方式，而這些祭儀內部隱含著祈望祖先庇佑、團結部落的向心力、淨化人心、強健體魄、祈求天神保佑賜予穀物豐收等的意義存在。各族群的身體活動及休閒娛樂，大致依各族文化習俗有不同的呈現方式。高山族群以狩獵相關活動為主，例如：射箭、刺球，平原地區族群則較以體能相關活動項目諸如：角力、賽跑等活動表現。原住民身體活動是生活中必備的條件，日常生活中的訓練如：狩獵、耕作、採集等等，都是經由身體的活動達成生活生存的目的。因此，台灣原住民傳統生活中，各自發展出屬於原住民傳統祭禮活動，多半是宗教性的活動，大多經由歌曲配合身體活動的舞步動作。而身體活動的動作出自於自然的律動表現，簡單的手足舞蹈以及訓練出的手眼協調的身體活動。身體活動對於台灣原住民而言，是生活中培養出基本的生活能力，亦是防禦的條件。環境及社會文化的養成，促使原住民具備了運動的必要條件，更易於學習各類的運動項目。

西方文明科學的社會帶來社會的進步化，電器、交通，船堅炮利，致使西方成為列強國家。日本在文明化的需求進步驅使下，學習西方科學造成日後文明進步景象。將西方科學引進日本內地，同時亦將棒球運動帶進日本社會，啟蒙科學開化了日本的文明社會。因此，日本人學習棒球運動便是文明的體現，亦是進入文明開化的表徵。統治者意圖以一視同仁的理想將文明植入台灣，然棒球運動正是文明化的產物符合統治者文明開化置入的便利性。統治者眼中的台灣原住民是尚未開化的民族，文明化的建構概念在統治的脈絡中，意圖製造進步便利的社會，而文明化的進步景象的形塑，主要目的在喚起台灣住民追求嚮往進步的社會欲望。文明化的多元載體，其中身體教育的棒球運動賦於文明化的象徵，塑造殖民者所需的國民身體與精神意識養成，造就可供支配者利用的國民身體。這些身體改造經由追求身體活動的一致化，養成其規律的習慣，講求的是動作的一致性及精神意志的操控，棒球成為統治者規訓原住民身體的工具。

若林正丈認為日據統治機制中……透過規律、訓練進行控制的機制，能夠創造出順從可供其調度的臣民的身體。¹⁰而這些藉由學校教育的場所，體現統治的同化、教化目的。蕃童（台灣原住民）教育中的體操教育課程，著重於“行進、整隊”的身體訓練管理的課程，體現進行身體控制以塑造順從的臣民。

阿美族棒球隊的成立，在江口廳長的談話中略知，棒球運動是用來矯正蕃人（原住民）與生俱來的凶暴性格，及為了讓蕃人（原住民）體驗運動的真正精神，同時也讓人知道蕃人（原住民）教化的實驗成效。¹¹同時指出教導蕃人（原住民）將來得到有力的援助後，更要拓展到內地（日本）另一方面做蕃人（原住民）的宣導。¹²換句話說，藉由棒球的工具檢視文明開化的台灣原住民的可能性。

棒球運動的開展被殖民者認為是教化、訓練、服從的工具，將原住民從非文明進入到文明的世界途徑。據報導指出能高團遠征西部給於觀眾的印象中，他們的性

¹⁰ 若林正丈、許佩賢譯，〈事論如何建立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的研究——戰後日本研究成果的一個反思〉，收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284。

¹¹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 245。

¹²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 248。

格特徵最顯著的就是絕對服從主將。¹³原住民在學習棒球運動中，看出身體、意志訓服的跡象。棒球傳入的過程結果，構成殖民者理蕃、撫蕃的內在動機，強化了同化的主體性。人類學家 Benedict Anderson 認為，殖民支配者所追求的教育政策包含兩個目的，兩者都是為了“國家意識”的增強。其中之一是破壞原有的政治文化紐帶，另一個就是產生原住民菁英，以做為殖民地官僚和大公司機關下層的一員。¹⁴日據時期的蕃童教育企圖塑造出理想國民，而改造的方向則是破壞原住民的傳統文化，積極灌輸殖民者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價值，日據時期初等教育的語言、體操、棒球教育在植入殖民者的意識形態，便於控制及管理，同時塑造大和民族臣民的同化思維。不難看出統治者藉由傳授棒球運動達到同化、教化原住民的動機與目的。

參、同化、文明與原住民棒球運動的開展

同化於文明的願景在統治者的理蕃建構中，一視同仁教育理念下將西方文明強制置入，企圖同化為日本臣民的殖民地台灣原住民的屬性。然而族群間的國家認同仍具有極大的差異，而無法整合成為真正血緣制國家的認同理想。因此，統治者擬將殖民地台灣原住民藉由同化於文明的策略構想，將原住民身體合理化改造成為日本人的意圖與期許。

棒球運動是西方文明的競技運動，日本在學習西方科學之餘，遂將棒球運動引進日本國內。西方文明象徵在於社會的進步，其推動社會進步的來源自科學教育的啟蒙及普遍化，日本攫取西洋文明的教育制度，將西方科學教育帶進日本國內，同時將體操教育、西方文明關聯的近代化棒球運動一併引進教育的範疇。因此，日本認為學習棒球運動便是文明化的體現，亦是進入文明開化的表徵。將文明、棒球的概念，放置於殖民地原住民近代化的過程，檢視同化的策略，不難理解日據時期台灣走向文明的視線。西川長夫認為，日本對文化、文明的接受態度不但影響國家的形成，並在日後強烈地反映在其殖民地統治的意識形態及發展上。¹⁵身體活動的棒

¹³ 大正プロ團隊能高團の試合，日日新報 1924（大正 13）年 9 月 24 日。

¹⁴ 引自方文振，〈日據時期教育政策下的蕃童教育之研究〉1999 年碩士論文。Anderson, 1991，頁 125~126。

¹⁵ 西川長夫，〈國家イテロギ-としての文明と文化〉，《思想》827 號（1993 年 5 月）頁 4-33。

球被視為規訓身體的主要工具，其原因在於動作訓練紀律、服從，一致動作的養成轉化為內在精神的涵養，將身體調教成為統治者所需的臣民身體，可供國家支配運用。體操、棒球運動具備規訓的核心要項，經由學校教育場所及運動競賽施行改造原住民的身體，同時借助身體能量的消耗，降低原住民對日人管理的不滿情緒。

西方科學教育是文明進化的基礎，而科學教育的置入正是日本正當化，植入西方文明教育的殖民計策。日本的同化政策強調的是同文、同種的策略，石田雄在比較日本的同化政策與西歐的殖民主義時認為，日本的殖民思維，是以先進文明自居而欲以同文、同種為手段擴張物質文明，藉文明之名正當合理化殖民的目的。¹⁶因此，強制性的植入日本教育，看重的是教育背後隱藏的目的，正如 E.P.Tsurumi 所言，教育政策承載了同化政策的內涵。¹⁷改變的是原住民文化生命的根源，強化異文化的優越。殖民者企圖轉化社會的意圖，從語言、體操、棒球運動等身體活動的推行。日人推行運動主要具有下列意義與功能：具有身體的形塑，改造台灣原住民成為臣服於殖民者的順民；其次，透過運動耗精力降低台灣原住民對日人的不滿情緒；具有生產經濟的功能。

花東地區是台灣原住民族群人口最多的地區，日據時期初等學校教育場所，相繼在 1923 年（大正 12 年）起已有花蓮港補習學校及台東馬武窟公學校組織了學生棒球隊。社會團體早在 1917 年亦即有社會團體組織棒球隊伍，曾在此時期出現過的隊伍有台東製糖、廳團、實業等隊伍。花蓮港區出現的棒球團體有綠團、鐵團、曉星、能高團等隊伍。¹⁸早先學校球隊在 1906 年台灣島第一支學校棒球隊，由台灣日人就讀之學校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成立。一直到 1919 年因為教育政策的調整配合下，台灣的子弟才有較多的機會參與。¹⁹原住民地區普遍設立初等教育場所，而此一場所正是孕育了原住民棒球能手的地方。1920 年代的中期花蓮、台

¹⁶ 石田雄，1998，〈「同化」政策と創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下)〉，《世界》，東京，11 月，頁 160~162。

¹⁷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¹⁸ 蔡宗信，〈日據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 1895 年至 1926 年為中心〉，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頁 174。

¹⁹ 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之研究（1920-1945）〉，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5，頁 41。

東廳各小、公學校陸續興起組織棒球隊伍，以教導此時期青少年棒球的技能，同時期開始有少棒賽的出現。²⁰其中花蓮港的能高團就是由一群阿美族原住民青少年組成的棒球隊伍，但棒球隊的成立其實有政治上的目的而組成。東台灣研究叢書一文中提到，組成蕃人（原住民）棒球隊是為了矯正他們凶暴的血統，讓他們體會運動的精神，展現蕃人（原住民）接受教化的實質面。²¹教導棒球運動的目的，在導正原住民的非文明的文化習慣，原住民不自覺掉入日人教化的同化陷阱之中。

文明化的棒球運動不同於傳統的身體活動，讓原住民驚訝與生活狩獵截然無關的活動感到好奇。棒球運動的接觸引起文化內在衝擊，不經意種下棒球運動的種子於台灣原住民中。1923年因受花蓮當地日本人籌組棒球比賽的刺激影響下，花蓮港農業學校的蕃童（原住民）學生開始練習棒球，並成立能高團棒球隊。²²台灣原住民在支配者同化的氛圍下被動接受棒球，然而在棒球運動的成就讓日後日人對於台灣原住民運動天賦讚賞有加。

原住民棒球運動的發展過程從江口的談話中瞭解：『……相信教他們打棒球是讓他們增進教化程度最快的道路……』²³台灣原住民成立的棒球隊，主要在宣示教化與同化的目的。原住民棒球運動競賽的參與，從日據時期的報導篇幅不難看出宣傳同化的成果。實際上棒球運動的發展過程，並非先從初等學校教育中教授棒球運動及競賽，而是先由日據時期中學校課餘棒球隊的成立開始。因此，是先有該項活動競賽後才發展至教育體系中。台灣學校的少棒組隊訓練接觸約在1918、1919年開始，當時並非正式制定課程，納入學生學習的範疇。棒球運動大多做為學生課外活動的項目而已。²⁴臺灣原住民接觸系統化訓練是在1923年（大正12年）左右，花蓮港農業學校的蕃童（原住民）學生開始練習棒球。²⁵棒球運動器材及配備，對於台灣原住民學童而言，是一項負擔唯有學校的成立推展才有完善的運動器材、裝備使

²⁰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309。

²¹ 東台灣研究會編，《東台灣研究叢書（一）》，頁11。

²²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243。

²³ 東台灣研究會編，《東台灣研究叢書-第一篇》，頁11~12。

²⁴ 簡永昌，《中華棒球史記》，中華棒球雜誌，1期，1983年1月，頁168。

²⁵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243。

用。因此，在江口氏籌組下原住民棒球隊才得宜順利成立後發展。原住民學生平時於學校中訓練，一般時日原住民生大多需要協助務農幫忙家事。江口良三郎：棒球隊成立，學生平時讀書及練球，之餘亦需耕作、勞動以賺取生活費用。²⁶如此的環境下能夠進入花蓮港農業補習學校，參與棒球運動的原住民青少年而言，是非常辛苦且幸運的事情。高正源描述：日本政府為轉移東部原住民注意力，將天生過人的體力與勇猛之氣用在運動場上，所以佐久間鼓勵各級學校成立棒球隊，東部的教員也開始教小學童們打棒球。²⁷日人的棒球植入對於原住民的傳統身體活動起了些許變化，棒球運動也確實影響台灣原住民的運動選項。從能高團成立、參賽及其在日本內地競賽造成的棒球成就（如表一）²⁸到後來東部地區原住民棒球隊的相繼成立隊數的增加，逐漸的原住民接受不同於傳統運動項目的棒球運動，也在當時的棒球界引期震撼。日本積極的於本島規劃推展身體活動教育，借助棒球運動的推廣成效，意圖改變原住民對入侵者的觀感。

表一 能高團赴日比賽結果表

場次	與賽棒球	比賽結果	勝負
1	早稻田中學	6:6	平
2	神奈川一中學	4A:3	勝
3	愛知一中	2:4	敗
4	京都師範	13:3	勝
5	八尾中學	5:0	敗
6	天王寺中學	7A:3	勝
7	神港商業	25A:3	敗
8	廣陵中學	3:2	敗

資料來源：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587 頁。

²⁶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頁 251。

²⁷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台北：民生報，1994 年，頁 42。

²⁸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587 頁。

肆、結論

日據時期統治者將擬血緣制的國族認同方針，建構在治理原住民的政治策略，將國體論運用於殖民地臺灣住民，確認民族的一元化的合理性。不斷強調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國臺灣是皇民化的子民，強調了日本神國的概念。天皇的子民均享受一視同仁恩澤的資格，語言被統治者賦予同化於民族的功能，國體論充其量只在天皇恩澤庇佑神的子民，亦即擬血緣涵蓋的殖民地住民。同化於民族是利用教授語言及文化的涵養，使其殖民地的臺灣原住民學習日本語言及文化。統治者破壞原有臺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從新建構日式的生活方式，目標便是語言、身體文化的改造，將國語教育為手段進行同化於民族的企圖。充分顯示藉助語言文化、彌補強化國體論述讓台灣成為日本國體的一部分。因此，國語教育在一視同仁的內地延長主義機會下，教化臺灣原住民變成日本民族的一體。教育的內涵除了國語（日本語）教授之外，實業科、體操科、理術科等培養文明化的接觸，對於臺灣原住民視為尚未開化之民族，建構西方身體教育教化原住民為文明一體的日本子民。學校教導博物、自然、體操科、理科和天文觀象，這些近代文明相關知識的教材為主，將文明化反應在教材上，企圖引導走向近代文明化的社會，同時塑造文明進步景象的日本內地，企圖改變台灣原住民的社會的價值觀，同時影響原住民追求嚮往文明社會的方向。文明化的建構在統治者引導殖民地走向同化於文明，臺灣處於非文明的社會，必須藉由學習文明產物，將無紀律、不清潔、不文明的習慣改善。因此，透過學校教育進行集體規律訓練塑造國民的身體。體操科，棒球運動是近代文明產物，亦即訓練規律、服從的最佳工具之一，在享有一視同仁學習近代身體活動的機會，置放在教化的策略中，使臺灣人學習達到文明化的境地。最終目的在於文明化的塑造達成同化於文明的治理統治目的。同化於文明的統治政策，都是將毫無血緣關係的台灣原住民，經由文明化的形構策略達到意識形態的國族認同，統治者背後存在著將台灣原住民變成日本人的期待。根據蔡宗信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一文中論述以棒球運動傳入的過程分北、中、南、東進行，並未論及文明化棒球置入的統治意圖。然而湯川充雄的台灣野球史，大多紀錄棒球發展及競賽的過

程，並未觸及同化議題的論述。

日據時期的歷史文獻呈現原住民棒球運動競賽的參與，從能高團成立、參賽及其在日本內地競賽造成的棒球成就，不難理解對於棒球接受的程度以及置入的動機。能高團赴日本以三勝四敗一和的成績，驚艷日本內地。戰績分別為三勝場次：神奈川一中學 4A：3、京都師範 13：3、天王寺中學 7A：3；一和為：早稻田中學 6：6；四敗為愛知一中 2：4、八尾中學 5：0、神港商業 25A：3、廣陵中學 3：2²⁹。日人的棒球植入對於原住民的傳統身體活動起了些許的變化，不再單純的從事傳統體育，加諸了棒球運動的元素在身體活動中，棒球運動的趣味性吸引從事棒球的人口，確實影響臺灣原住民的運動選項。競賽過程原住民的表現，大每棒球隊對於成軍 4、5 個月的能高印象，是投球準確、跑壘速度快、體格、體力及揮棒的腕力相當好³⁰。轉戰西部比賽中，均無疲態的出現，縱使受傷仍繫著繃帶繼續上場比賽，跌倒時亦無須給醫生看，喝一杯水又繼續參賽，觀眾們認為能高團的勇敢、堅忍是內地選手所不及³¹。對於能高團純真、剛健、勇敢之棒球精神感動下，致使很多人跨越複雜的種族蕃籬，對能高團認同³²。能高團憑藉無比的運動天賦、鬥志、毅力獲得佳績之外，同樣獲得日人讚賞與認同。原住民運動成就僅是統治者形塑意識的結果，統治者在乎的是教化成為日本的同化意圖。同時，達到消耗精力降低對抗的不滿情緒。事實上，1921-1926 年期間東部地區能高棒球時期，並無發生大規模抗日的情事發生。能高的棒球表現對於第一次殖民經驗的日本帝國而言，實現文明開化操作模式，如何移植到台灣獲得成功的經驗對日人而言具有統治上的意義。對於被統治者的原住民接受棒球運動的事實將運動成就推向高峰，意味日人成功置入棒球運動的實證結果。

東部地區原住民棒球隊的相繼成立隊數的增加，逐漸的原住民接受不同於傳統運動項目的棒球運動，並在生活中實踐參與。能高團的棒球效應在當時的棒球界引

²⁹ 湯川充雄，頁 587。

³⁰ 東台灣研究會編，1985，頁 10~11。

³¹ 日日新報，1924。

³² 蔡宗信，1991，頁 114。

起震撼，進而帶動東部地區少年棒球隊相繼成立。對於棒球發展而言，能高團的影響確實在原住民部落帶來無可計算的效應。文明化的棒球接觸讓原住民對棒球運動的熱愛，能高團的帶動下東部公學校自 1926 年至 1933 年連拿下七屆東部少棒冠軍，在當時少年棒球隊數學校數已有 14 隊是全台之冠，³³在此基礎下的棒球發展及選才族群別上，多少影響並成就了 1931 年嘉農棒球隊的榮耀。現今國內的棒球運動發展，根據黃東治等人認為棒球幾乎已成為原住民身上顯著的標籤，從中華職棒 18 年統計資料 186 名選手中有 76 名是原住民籍。在參與歷屆世界棒球比賽中如：2000 年第 34 屆世界杯中華隊原住民球員佔 37%，2004 年雅典奧運更高達 50% 為原住民球員，而原住民球員僅佔全國的 2%。³⁴如此高比率的入選，意味著基層的發展及原住民的普遍參與，而如此的現象是否與過去棒球的植入有關仍需更多的研究證明。

然而，棒球運動在後續的職業選項上，已然成為原住民的職業運動首選。數據的呈現趨勢，不難想像日據時期棒球置入的影響。上述文明化的棒球運動呈現統治者文明化意圖的導引，更是成功教化殖民地理念的實踐結果，不可否認的是能高團在台灣棒球史上，確實寫下輝煌的歷史榮耀是不可磨滅的事實。

³³ 蔡宗信，1991，頁 124。

³⁴ 黃東治、邱韋誠著《阿美族的棒球—身體、文化認同》，2012 年，頁 6~7。

參考文獻

大正プロ團隊能高團の試合，日日新報 1924（大正 13）年 9 月。

丸井圭治郎，《撫蕃ニ關スル書，蕃童教育意見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一九一四年。

內政部，〈臺灣原住民祭儀文獻資料整理研究報告〉，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民間傳統技藝研究室，1990 年。

方文振，〈日據時期教育政策下的蕃童教育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99 年。

王健臺，〈臺灣原住民歲時祭儀與運動文化〉，國教天地，132 期，1999 年。

石田雄，〈「同化」政策と創られた觀念としての「日本」(下)〉，《世界》，東京，1998 年 11 月。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 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編（理蕃志稿）》，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民 86 年。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編，《理蕃誌稿》，第二卷，1918 年（大正 7 年）。

西川長夫，〈國家イテロギ-としての文明と文化〉，《思想》827 號，1993 年 5 月。

東台灣研究會編，《東台灣研究叢書-第一篇》，台北：成文（復刻發行），1985 年（1923）。

若林正丈、許佩賢譯，〈試論如何建立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的研究－戰後日本研究成果的一個反思〉收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研究所籌備處，1997）。

高正源，《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台北：民生報，1994 年。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文化的認同》，台北市：麥田出版，2006 年。

湯川充雄，《台灣野球史》，台灣日日新報社，1932（昭和7）年。

黃東治、邱韋誠著，《阿美族的棒球－身體、文化與認同》，台北市：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12年。

新井一二三，賽德克與十三釵。聯合報，名人堂，2012/06/14。

蔡宗信，〈日據時期台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為中心〉，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謝佳芬，〈台灣棒球運動的研究（1920~1945年）〉，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台北：臺灣教育會，1939（昭和14）年。

簡永昌，《中華棒球史記》，中華棒球雜誌，1期，1983年1月。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台北市：文英堂出版社，1998年。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